

說十六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西歐哲學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論十六世紀末——十八
世紀初西歐哲學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1961年·北京

論十六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西歐哲學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 56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9\frac{3}{4}$ · 字数 259,000

1961 年 4 月第 1 版

196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37 定价(六)1.10 元

編者說明

本书搜集的論文，是从苏联书刊选譯的。
这些論文，分別論述和分析了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这一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德国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可供研究者参考。

0487

目 录

- 弗兰西斯·培根和他的哲学 [苏] Г. 德繩斯基 (1)
- 十七世紀英國的唯物主义及其
历史意义 [苏] В. Ф. 果洛索夫 (61)
- 笛卡儿的哲学 [苏] В. В. 索考洛夫 (81)
- 伽桑狄——伊壁鳩魯学說的复
兴者 [法] G. 科尼奥 (136)
- 斯宾諾莎的无神論 [苏] С. И. 巴尔斯托克 (151)
- 洛克的認識論原理 [苏] А. Л. 苏博廷 (186)
- 論洛克唯物主义的特点 [苏] И. С. 納爾斯基 (199)
- 論洛克感觉論的特点 [苏] П. Г. 拉胡博 (213)
- 托兰德的唯物主义 [苏] К. И. 薩莉莫娃 (255)
- 論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时空觀的
区别 [苏] В. И. 斯維德爾斯基 Г. 克辽別尔 (274)
- 十八世紀英國唯心主义者貝克萊
和休謨 [苏] М. Д. 柴宾柯 (288)

弗兰西斯·培根和他的哲学

〔苏〕Г. 德魑斯基

时代的特征

培根是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假如我們把培根和他的时代联系起来考察，就会看到，他具有很明显的矛盾。

一方面是一个光輝的天才，深刻的思想家，对人类幸福抱着幻想的典雅的作家；另一方面却又貪婪錢財，欣羨达官貴人的权势，并为之而奔波。在这个卓越的人身上体现了时代的全部矛盾，体现了十七世紀（即相当于封建关系急剧轉变为資产阶级关系的世纪）席卷英国的尖銳的阶级斗争。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許多偉大的发现和发明，培根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儿。只有看到当时正是处于資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位新时期唯物主义始祖的生平和他的哲学。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里对資本的原始积累作了光輝的分析并繪出了一幅生动的图画。他写道：“所謂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資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它表現为‘原始的’，不过因为它是資本及与其适合的生产方式的史前时期。”^① 只有当封建社会的农民从农奴的或封建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当他們从行会的統治以及束縛劳动的行会規章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才能变成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为了成为不得不出卖自己唯一的商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3頁。

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自由个人，他們必須从生产資料乃至一切生存的保障中解放出来，这种生产資料和生存的保障是得到了封建制度的保护的。馬克思写道：“这种剝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編年史中的。”^①

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已經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紀开始。在资本主义出現的地方，农奴制度的廢止早已經实行了；中世紀光輝的頂点，主權城市的保持，也已經褪色了。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上，一切对新兴資本家阶级有杠杆作用的革命，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但多数民众突然地强制地由生活資料分离，当作自由的无产阶级被投到劳动市場上来这个要素，是尤为重要的。^②十六世紀的欧洲，正好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而这一时期在十六世紀的英国則表現为一种古典的形式。

十六世紀前，統治着英国的是封建的生产。由自由的私有者經營的小农經濟布滿全国。貴族的大領地处于这种小产业的中間。在城市中手工业很发达，这种手工业为严格的行会組織所控制。当时的生产主要为國內市場服务，商业基本上也具有内部的性质。

国外貿易是在外国公司（威尼斯的崗茲公司）的帮助下进行的。出口的主要物品是羊毛。十五世紀末由于新的土地、新的黃金产地和新的銷售市場的發現，英國經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轉折时期。到了十六世紀，商业才真正扩展到世界的范围。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建立了强大的船队，这些船队不仅在地中海、德国海中航行，而且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中航行。在十六世紀，英國也建立了自己的商船队，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海上貿易。在伊丽沙白女皇时代，出現了一批勇敢的航海家，他們从事于远途的海上旅行，并发现了新的、无人知道的土地。紧接在他們之后出現的是傳教士，士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4頁。

② 同上，第1卷，第904—905頁。

兵和商人，这些人在新被发现的土地上从事着基督教和“文明”的传播。于是对于当地居民的残酷、暴虐的掠夺产生了，在有些地方竟至对他们进行肉体的消灭。贩卖奴隶和海盗行为都有了发展。“对于黄金的可恶的企求”引起了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强烈的竞争，这些国家都想保持对新的市场的垄断。在英国组织了垄断海上贸易的利益以及垄断对于新发现土地的掠夺的公司。这些公司很快地发了财并且开始在英国本国起着重要的作用。羊毛的贸易愈来愈发展。单纯满足本国需要的那种生产，现在已经不够了。行会手工业以及农村中的家庭工业的残余这些以前的生产形式，对于生产出口所需要的商品数量已成了障碍。代之而起的是工场，这种工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且也不像行会工业那样具有严格的规章。出现了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大多为以前的手工业者或商人，他们为了发财致富，始则成为收购商人，继则在城市里成为工场的组织者，在农村中则成为分散的工场的组织者。

但是，为了使工场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得到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生产原料的增长和被迫不得不受新出现的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在英国的出现是由地主对农民的强力剥夺所直接造成的。多少世纪以来一直为农民所有的并且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变成了为地主所有，广大的农民被残酷地赶离这些土地。耕地变成了牧场，这些羊供应了羊毛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农民则从自己住惯的土地上被赶走，他们一无所有，变成了穷人，为了果腹，被迫同意做任何工作。为了把农民驱入工场，使他们不得不受剥削，制定了残酷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完全为了保护企业主的利益而制定的。农民的贫困化过程比工场生产的发展过程要快得多。这就产生了很多找不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市场的现象。在英国，到处都存在着流浪者、乞丐和窃贼。统治阶级依靠了国家政权；依靠了“反对穷人的法律”，使他们遭受屈辱，使他们成为奴隶，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十六世纪农民失去土地和贫困化的进程到了宗教改革和寺院的土地被夺去之后，更加深化了。寺院的土地被女皇政权重新分

給大貴族，这些人把土地變成投機的對象。從土地上被趕走的農民以及失去某些教堂土地的貧農則遭了難。這個過程的同時代人，著名的《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托瑪士·莫爾用鮮明的筆調描繪了這一過程：“羊群吞沒了整片土地，整批城市和村莊。貴族、紳士以及神甫把所有的土地圈為牧場，他們毀壞莊園，改變農村土地的原來面貌，除了教堂和牧羊場以外，沒有別的。”關於這個過程，培根在他的亨利第七的傳記中也有所描述：“這個時期的前後，對於變耕地為僅僅是少數牧場主所要求的牧地的怨言日增；出租的土地，不論是常年出租的或是逐年出租的都變成了老爺們的財產。這就引起了人民的貧窮，隨之而來的是城市和教會的衰落。”

伴隨着農民土地被強力剝奪，無產階級的形成，一小撮用無恥的手段而發財致富的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出現以及資產階級的形成，在十六世紀的英國還流行著金融的投機。貸款給航海家、商人、地主，國家的銀行和股份公司像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馬克思寫道：“公債成了原始積累最強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有生殖力，並轉化為資本，但產業投資甚至高利貸所不能避免的困難與危險，對於它，却是可以避免的。債權人實際並不會拿出什麼，因為他所貸與的金額，轉化為容易移轉的公債券了。這種公債券在他手中，好像和同額硬幣有相同的作用。在這裡，且不說由於產生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食利者（Rentner）階級，不說由於是在政府與國民間盡著媒介機能的金融業者，獲得了意外的富，也不說由於國債的一大部分，對於包稅人，商人，私營工廠家，是當作從天而降的資本被利用。除開這些，國債還引起了證券公司，引起各種有價證券的買賣，投機買賣，一句話，引起了證券投機與近代的銀行統治（Moderne Bankokratie）。”^①

十六世紀的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很懂得金錢的作用和意義，他們為了積累資本，不惜犯罪、殺人、掠奪農民，不惜採取海盜行徑，不惜消滅殖民地的種族以及撕毀條約等等。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53—954頁。

万恶的金錢成了統治阶级最强有力的行为动机。女皇宫廷在这方面是最明显的例子。伊丽莎白女皇为了保护羊毛和呢絨的出口，建立了陆军和海军，她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无情地对付自己的敌人：貴族，血腥镇压农民起义，以及用残酷的法律对付失地的农民。

决定英国統治阶级的經濟和政治的資本原始积累时期（直接的强力剥夺时期），不能不在当时的意識形态中得到反映。在意識形态的一切領域里都进入了一个轉变时期，这种轉变反映了英國的經濟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原始积累这个殘酷的世紀，思想家以理想主义的形式出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资产阶级总是把他們掠夺劳动人民的行为說成是造福于全人类的行动，借此表白自己动机的崇高，道德品质的优美。这种情况就可以解釋为什么英國资产阶级并不排斥宗教，而且利用了宗教改革运动，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天主教和它的教职员的憎恶，打着教会改革和教派改革的旗帜和羅馬教廷进行斗争。英國资产阶级从清教这种宗教中找到了自己的意識形态，这种教派以严格的道德和节欲为掩饰，因此最便于資本的积累以及对劳动者的残酷剝削。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清教是一种很巧妙的、禁欲的新教。英國的资产阶级在圣经和基督教的道德的掩盖下，残酷地絞死淪为流浪者和乞丐的自己的同乡，买卖人口以及消灭殖民地的土著。十八世紀初，不列顛議会宣布，死刑和削去头皮的刑罰是上帝和自然賜与那些流浪者和乞丐的。宗教是这个时期具有群众性的基本意識形态。新兴资产阶级和急剧实现原始积累的英國貴族，从經過改良的宗教那里找到了保护自己利益的思想武器。在宗教的形式中也体现了受压迫的农民以及为了想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善自己的地位而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成效的起义的工場工人的反抗。

不錯，这已經不是中世紀的正統的宗教了，而是經過改革的，具有現代化學說的宗教。

口头上的节欲和道德（这是貴族，高利貸者，商人和神学者經常挂在口邊的）和他們的殘酷的，掠夺的行为之間的明显矛盾决定

了英國統治階級的那種特別偽善的性質，這種偽善性一直到今天仍為他們所保持。

英國和荷蘭是進行過典型的原始積累過程的國家。因此在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可以看到這個複雜的殘酷的時期全部矛盾的反映。在十六世紀的英國，莎士比亞寫下了他的不朽的劇本，這些劇本中的人物是他那個時代的光輝的形象。只有在十六世紀才可能寫出理查三世這個極端殘暴的政權的化身，這個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採用種種狡猾手段，不惜利用宗教的假面具，採取暗殺的手段，直至公開的暴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的實踐，在理查的獨白中，在這個時期的最近的並且對之了解甚深的同時代人莎士比亞的文筆中得到了反映。理查在可耻的赤裸裸的獨白中說道：

不要讓幻夢擾亂我們的靈魂，
須知良心只不過是懦夫所創造的字眼，
為的是恫吓和警告強者。
拳頭和利劍就是我們的良心和法律，
拿出勇敢來對付敵人，
前进！我們密集的隊伍既不是去進天堂，但也不是去入地獄。

但是理查只有在他一個人的時候，或者當他同最親近的同伙白金漢在一起的時候才肯吐露真情，那就是：他是這個時期殘酷的貪婪者的代表。當着理查在公開活動的場合，由於環境的需要他就變成了演員，裝出一付假仁假義的樣子。他在和安娜相對的時候，善於裝出一付溫情脈脈，鍾情甚深的樣子，而在人民的面前則裝作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對於人世的幸福清靜寡欲，裝作簡直是一個聖者。這個時期統治階級利用這種假仁假義手段的巧妙不下於公開的暴行。高利貸者夏洛克有一種理論，這個理論借用自聖經，他以此為他的職業作辯護。

“夏洛克：當雅各替他的舅父拉班牧羊的時候，——這個雅各是我們聖祖亞伯蘭的後裔，他的聰明的母親設計使他做第三代的族長，是的，他是第三代，——

安东尼奥：为什么說起他呢？他也是取利息的嗎？

夏洛克：不，不是取利息，不是像你們所說那样直接取利息。听好雅各用些什么手段：拉班跟他約定，生下来的小羊凡是有条紋斑点的，都归雅各所有，作为他的牧羊的酬劳；到晚秋的时候，那些母羊因为淫情发动，跟公羊交合，这个狡猾的牧人就乘着这些毛畜正在进行傳种工作的当儿，削好了几根木棒，插在淫浪的母羊的面前，它們这样怀下了孕，一到生产的时候，产下的小羊都是有斑紋的，所以都归雅各所有。这是致富的妙法，上帝也祝福他”^①。

在夏洛克的身上，莎士比亚不仅描繪出了一个犹太高利貸者形象。夏洛克的民族性并沒有本质的意义，就像剧本中出現的那个威尼斯的地方沒有本质的意义一样。莎士比亚利用了意大利的故事作为剧本的情节，但是却赋予了他的剧本以时代的特点。在剧本中出現的高利貸者和商人正好是資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的高利貸者和商人，他在英国可以看到許多这样的形象。英国信奉清教的高利貸者具有夏洛克这个悭客人、这个残酷的高利貸者的一切丑恶的特点。带着这种残酷性，又加上有法律和力量作为靠山，他們不只是要求有“一磅肉”的权利，而且是要占有整个人，占有他們的工人的全部劳动力，把他們变为奴隶。夏洛克的理論是对于高利貸者和商人援引聖經中的話来作伪善的表白的諷刺。莎士比亚用同夏洛克处于对立的“誠实的”商人、貴族安东尼奧的話揭露了这种假仁假义：

“安东尼奧：你听，巴散尼奧，魔鬼也会引証《聖經》来替自己辯护哩。一个指着神圣的名字作証的恶人，就像一个臉带笑容的奸徒，又像一只外觀美好中心糜烂的苹果。唉，奸伪的表面是多么动人！”^②

安东尼奧被描写成为一个和夏洛克不同的、正面的典型，这是一个誠实的、直率的、心地高尚的、慷慨的人。由于封建社会早就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戏剧集》，作家出版社版，第1集，第122頁。

② 同上，第123頁。

已經瓦解，商业成了英國經濟如此重要的武器，以至于莎士比亞筆下的正面典型已經不是土地主，而是商人，誠然，这种商人还是一种貴族商人。这个一方面具有慷慨的破了产的貴族的特点、另一方面具有生意人的特点的矛盾的貴族商人是十分真实的。安东尼奧这个貴族兼商人失敗了，尽管他由于波爾齊牙的狡猾和机智，得到了暫時的解脱，但最后他終于交出了“自己的一磅肉”給夏洛克們，因为他們比他更狡猾，更殘酷，并且國家的法律在他們这一邊。这一点安东尼奧也意識到了，因此他很忧愁。

莎士比亞的人物常常露出自己这种忧郁的情緒，有的甚至于提出一种悲觀主义的体系。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十六世紀，这种悲觀主义从何而来呢？这种悲觀主义是那一部分沒有获得积累、仍然和土地联系着的英國貴族以及接近他們的知識界的社会状况在意識形态上的体现。封建主义已經崩溃了，而新的資產阶级的关系則以一种很丑恶的形式出現。这部分人并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也不滿意新的秩序。从这里产生了不滿意、悲觀主义和对于社会秩序的諷刺，但是这种諷刺是无效的，因为它沒有提出任何正面的理想。

这种悲觀主义在《哈姆雷特》中，特別明显。哈姆雷特的情緒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慮的問題！”这一段著名的独白中表現得很明显。这是一个被原始积累时期的現實所苦恼，而又看不見出路的哲学家的情緒。哈姆雷特优柔寡斷。他的意志似乎被可悲的命运弄得陷于瘫瘓。这种“命运”是什么呢？是原始积累时期所造成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过去的觀念的破坏，因此甚至像哈姆雷特这样卓越的人物也丧失了斗争的意志。

这个时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引起了不道德的行为，拚命斂財以及对金錢的膜拜的发展，产生了残酷的商人，高利貸者；但另一方面它带来了个性的解放，使人类的理性得到解放，它产生了英雄的航海家的傳記軼事，它把英國提到了强国的地位，它扩大了世界的疆界，发现了新大陆，揭开了科学中的广阔天地。恩格斯給这个时期的科学发展，描出了一幅光輝的图景：“这是世界所經歷

的最偉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革命中誕生和形成起来，它是彻头彻尾地革命的，它和意大利偉大人物的覺醒的近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它的殉道者送到了火堆和监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也跟着旧教徒一起来杀戮他們。前者用火燒死了塞尔維，后者則燒死了布魯諾。这个时代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學問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偉人。这个时代，法国人很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則带着片面的偏見称之为宗教改革。”^①

这些事件的发生能够不在十六世紀的知識分子中留下印象嗎？一部分和宮廷有来往的貴族青年、知識分子、破产貴族对于新的秩序抱着反对的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又都为当时的新思潮所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哈姆雷特具有这样的悲剧性格，为什么哲人沙克（《如何使你喜欢他》中的人物）会引起人們的怜憫，为什么甚至像理查三世以及可憎的夏洛克不仅引起人們的恐惧而且也引起人們的同情。正如卢那察尔斯基在那篇出色的論文^② 中所正确指出的，所有这些人都具有鮮明的个性，突出的特点，具有高出于普通人的智力。这些人中的某些人如理查三世、夏洛克、爱德蒙特（《李尔王》）、雅各（《奧薩羅》）在爭取統治人們的权力的斗争中以及在对于情欲的放纵中，为自己的智力找到了出路。另一些则是更为正面的，在思想方面更为深沉的典型，如沙克，哈姆雷特，这些人沒有找到用武之地，因此成为悲觀主义者。

同时也还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杰出人物，如偉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們完全是乐观主义者，相信科学能够造福人类。

* * *

原始积累时期破坏了封建的紐帶，它把人們从行会的統治下、从天主教会的控制下、甚至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它把人們抛向街头，使他們置身于城市的新的环境中，它使人們离乡背井去往遙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版，第 158 頁。

② 指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于《文学評論》1934 年 12 期的《和莎士比亚的英雄相近的培根》一文。

远的異国，它控制了人們的理智和意志。正是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時代提供了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提出關於自然状态的理論的基础，这个理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就好像狼一样。原始积累时期的人确实像狼，只知有己，为了金錢随时准备咬断別人的喉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成了資本主义农場主和商人的牺牲品，而商人，高利貸者，銀行家为了发财致富时时准备着互相消灭对方。至于为唯利是图和积累的精神所影响的貴族，对他們也不肯让步。

这个时期需要新的資产阶级，但是却不是带着悲觀主义和充滿怀疑的哈姆雷特和沙克一类的人。把智力仅仅用于对生活的空幻的想像对于資产阶级來說是不需要的，資产阶级要建立能体现他們日益增长的势力的意識形态。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甚至在荷兰，資产阶级已經造就了一些天才的艺术家、建筑师、学者、思想家，他們使得科学、哲学、艺术带上了新的、真实的生活气息。我們从莎士比亚那里可以看到，他的剧本和詩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英国新兴資产阶级的思潮。新的潮流(虽然是很費勁的)开始渗入英国的大学中去；并逐步使得被經院式的学究气弄得冥頑不灵的学校显出生机。在劍桥大学中进行了数学的讲授。乔尔丹·布鲁諾高声反对亚里士多德，用他的关于自然的學說反对柏拉图主义，使得牛津大学这个經院习气甚深的环境，微微有了些生气。但是那时为資产阶级所特別支持的科学是炼金术（这是因为他們希望把金屬变成为黃金）；液体靜力学，为造船和造炮所必須的机械学，磁学，光学以及与航海和海上貿易直接有关的天文学。

十六世紀末，在英國出現了希尔柏特、哈維等杰出的学者。希尔柏特（1540—1603）關於磁学的著作，是在實驗基础上进行的卓越研究的結果。希尔柏特建立了關於磁性現象的理論，这个理論是依靠他的研究經驗得出的，这个理論同时指出了在十六世紀还很少为人知道的實驗的方法。希尔柏特坚决反对在大学中占統治地位的、完全依附于亚里士多德的學說的官方科学。希尔柏特反对亚里士多德及其信奉經院哲学的追随者的演說，使我們想起了乔尔丹·布鲁諾的激烈的言論。希尔柏特对于磁学和电学的研究，堪

称为新时代的物理学家。虽然他还不能够和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經院哲学的傳統完全决裂，但是他毕竟在自己的理論結論中試圖用物质以及它的屬性来解釋自然現象。在这方面他是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的战友，而不同于他的前輩如保尔推^① 和諾尔曼^②，在他們的研究中充滿了关于潛在的性质的思想，他們的研究带有偶然觀察的性质，并且带有魔法和神秘的性质。物理学史家罗森柏格这样描写十七世紀以前的科学的状况：“作为科学的基础的實驗方法那时还没有。如果在个别場合也产生了系統的經驗，那么只是对于現象的量的方面进行測量的結果。从前某些学者曾試圖探索自然的奧秘，但是在这方面的行动是无計劃的，是在摸索中的，对于現象的研究是凭着經驗进行的，還沒有人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进行觀察。虛假的原理并不怕經驗的檢驗，因为思想的世界比日常的物质世界更为微妙。那时的哲学理論完全是和直接經驗符合的，这种情形使哲学逊色不少，沒有任何人担心哲学和直接經驗之間会发生什么分歧。”

从希尔柏特那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和我們前面說过的中世紀哲学決裂了。关于哈維(1589—1657)也應該說一下，他发现了血液循环，从而完成了解剖学上的变革，并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哈維和希尔柏特一样，抛棄了那种完全依靠古代权威，那种不对机体进行經驗的研究，而專門死啃亚里士多德、伽利略以及他們的阿拉伯注釋者的古老著作的科学。哈維写道：“不是借助于別人写下的学术著作，而是借助于无数勁物机体的解剖，依靠事实，我发现了心的机能及其在动物机体中的作用。”

很明显，哈維的发现不是偶然的。这一发现为許多其他的解剖学家和医生的一系列研究所准备。他以前的許多人，包括他的

① 奇奥伐尼·巴基士托·保尔推(1538—1615)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对于自然的研究和对于神秘主义和魔法的研究混在一起。他的著作名为《自然的魔法》。

② 英国物理学家，研究磁学，他根据地平綫的比率，發現了磁傾角。他的著作是《新的引力》(1576年)。

先生法勃里茨，特別是医生維薩利（第一个提出“从书本中解放出来”的口号的人），已經着手研究人体的結構和它的机能了。

但是十六世紀的大多数学者虽然嘗試从普林尼和格林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却仍然未能找到新的研究道路。他們仍然停留在古代学者的方法上，他們的經驗是由简单的觀察和搜集自然科学的事实得来的，或者是由建立勇敢的、幻想的理論而得来的。这样一些作者比如蓋世涅（1516—1565，写过一部內容很广泛的动植物自然史），阿里特洛芬奇（1522—1607，写过一本《关于鳥》的著作），采薩里宾（留下了十六本关于植物的书，这些书作于1583年），英国人窝頓（以其作于1552年的《論动物的区别》一文而著名），都是一方面注意經驗，但是同时又使他們的发现淹沒于从亚里士多德、普林尼、格林、阿維森納以及其他权威那里引来的大量引証之中。奧里舒基^①对于他們曾作了以下的描述：“由于习惯于用演繹和理性的抽象进行思想推理，由于习惯于想像的类比以及始終为目的概念和价值概念所糾纏，因此，采薩里宾在植物世界以及阿里特洛芬奇在动物世界中沒有解决多少問題。我們可以理解，为什么采薩里宾激烈反对曾經是他的学生的伽利略。他并不想要奠定新的科学的基础，但是他的学生却想要建立‘新的科学’，他想推翻旧的學說，包括植物学，并且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这門学科。”

希尔柏特和哈維是反映十六世紀資產阶级要求的英国自然科学家。他們出身于資产阶级，对于存在于貴族中的、存在于像哈姆雷特这种驕傲的悲觀主义者中的内心冲突是茫无所知的。他們认为从事科学发现以及和經院式的书本知識作斗争是他們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和十六世紀資产阶级的总的要求相符的。

英国新哲学的開創者弗兰西斯·培根也找到了这样一条出路。卢那察尔斯基認為在培根的身上具有許多和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培根是十六世紀也就是資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人物。他是伊丽沙白女皇的掌璽大臣的儿子，早年

① 里奧那陀·奧里舒基：《用新的語言寫下的科学文献史》，俄文版，第2卷，第24頁。